

華嚴四十二陀羅尼之研究

王法壽

一、前言

《華嚴經》(入法界品)善財童子所參訪的第四十四位善知識，名為善知眾藝童子，在其所證「善知眾藝字智解脫法門」中，開顯四十二陀羅尼之修行法門，說明恆唱四十二字母，能入甚深般若波羅蜜門。

陀羅尼為梵文 dhāraṇī 的音譯，音譯為總持、能遮。其數字或多或少，以簡單的幾個字，來攝持無量的教法，其目的是使誦持者，將無量的正法記憶在心中，常常背誦並思惟其意義，即能獲得解脫。

四十二陀羅尼，是由四十二個悉曇字所排列組合而成的。《華嚴經》以四十二字母來總攝佛教的教法，故又被稱為「華嚴字母」。但四十二陀羅尼在漢譯經論中，不僅出現在《華嚴經》，其它經論也常有論及，在顯教方面就有十餘部之多，〔註一〕尤以般若經系統為甚，例如《大智度論》在對《般若經》作註釋的同時，對四十二陀羅尼解說甚為詳盡。但是，本文試著以《華嚴經》為中心。

在華嚴的修行法門中，將四十二字母編成優美的梵音誦唱，行者除了感到樂音的特殊與流暢優美外，對於四十二字所含的義理，則感到甚深神秘難知難解。尤其在《華嚴經》卷五七(《大正藏》九冊，頁七六六上)云：

善男子，我唱如是入諸解脫根本字時，此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為首，入無量無數般若波羅蜜門。

更是令人不解，為什麼字母會是諸解脫的根本字？為什麼唱字母能入般若波羅蜜門？又如以眾藝童子所說：

唱阿字的時候，能入甚深般若波羅蜜門，名以菩薩勝威德力顯示諸法本無生義……唱多字時，能入甚深般若波羅蜜門，名星宿月圓滿光。

而論，從唱「阿」字的時候，如何能入甚深般若波羅蜜門？又為何名為「以菩薩勝威德力顯示諸法本無生義」？「阿」字與「本無生義」如何串連起來？又「多」字與「星宿月圓滿光」有什麼關係呢？且用什麼關係串連起來？字母與般若門之間，除了對此一法門充滿信心，確信般若波羅蜜多為唯一無上的真理，攝

心專注誦唱之外，似乎有將其解門加以說明的必要。

為了揭開這個神秘的面紗，本文採層層逼近的方式。首先確定四十二字母的梵文原音，並比較漢譯各經論對四十二字所作之音譯；再探尋經論中對四十二字所作的說明，以尋求其例字基本的意義；進而再探求這些字義與《華嚴經》所開顯的四十二字之修持法門的關係。

二、四十二陀羅尼之字與音

由於受到翻譯的時間以及翻譯者的不同，各經論未能以相同的漢字來表示其梵文原音。這對強調「音聲」準確的陀羅尼修持法門而言，是美中不足的。例如：《華嚴經》四十二字中的第二字「囉」與第六字「擲」的音應該有所不同，但在《光寶經》與《放光般若經》都將此二字音譯為「羅」。(註二)《大智度論》分別將其音譯為「羅」、「邏」，顯然無法用中文字，譯出正確的梵文原音。

相同的漢字對不同的梵音作音譯，或以不同的漢字作同一梵音的音譯，就須靠口傳的方式才能得到正確的音。但是，由於傳遞的時間與空間有了變化，所傳授的音與義也往往受到相當多的考驗。這並非傳遞者或翻譯者的過失，而是受到漢字與漢音的限制所使然。如以《華嚴經》三種譯本對四十二字所作的音譯作比對，即能輕易發現，僅有十個字(註三)三種譯本是以相同的漢字作同一梵音的音譯。

為了推出四十二字的梵文原音，本文以《華嚴經四十二觀門》的悉曇字為線索，找出四十二字的梵文原音，茲將四十二字之悉曇字體、天城字體、羅馬字化、《四十華嚴》之字門音譯，以及各漢譯經論中所作的音譯，作一歸類。(註四)

根據歸類所列，四十二字陀羅尼的梵音，已經可以完全確定了。茲將有關四十二字的其它問題，再作幾項說明如下：

1. 四十二字的組成

一般而言，梵文字母共有母音十三個，子音三十五個，如下：母音 a a. i. i. u. u. r. °. r. l. e. ai. o. au. 子音 k. kh. g. gh. n. c. ch. j. jh. n. t. th. d. dh. n. t. th. d. dh. n. p. ph. b. bh. m. y. r. l. v. s. s. h. h. m 在梵文四十八字母當中，四十二字陀羅尼只用到一個母音子音只用三十個，其中除了 a 以外的十二個母音，以及 jh. n. m. h. h. 這五個子音並沒有出現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kh. gh. ch. th. th. dh. bh. ph. dh. 這九個字只是代表一個有氣的子音，如 kh 是無聲有氣音，h 在此只是羅馬字化時所加上，為了表示此音是有氣音而已，這一點是必須注意的。

四十二字除了 a 是一個字母所構成之外，其它都是由二個字母所拼成的，如：ra.pa.ca. na. la. da. ba. da.sa. va. ta. ya. ka. sa. ma. ga. tha. ja. dha. sa. kha. na. bha. cha.gha.tha. na. pha. ta. dha. 這三十個是由一個子音與 a 結合而成的。而 sta. sva.ksa. sta.rtha. sma. hva. tsa. ska. ysa. sca. 這十一個是由二個子音與 a 所結合而成的。但是，其中第三十九個字 ysa 將子音 y 和子音 s 結合，在梵文的字母中，不見有此 ysa 的字母。

2.四十二字的出處

日本學者中村元根據梵文不可能有 ysa 這個字，並認為它是採自于闐國的語言，而且推斷四十二字門似乎成立於印度的東北方。（註五）

另外，印順法師於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展開》，引《大智度論》卷四八（《大正藏》二五冊，頁四〇八中）之文：

若聞茶（da）字，即知諸法無熱相。南天竺闍他，秦言不熱。

若聞他（tha）字，即知諸法無住處。南天竺他那，秦言處。

若聞拏（na）字，即知一切法及眾生，不來不去，不坐不臥，不立不起，眾生空法空故。南天竺拏，秦言不。

認為文中記載有「南天竺」，亦即般若系對字義的解說，引用的是南天竺音，可見其與南印度方言有關。

他又根據《華嚴經》（入法界品）善財童子所參訪的善知識中，有一位彌伽醫師說《論字莊嚴光經》時，談到了四十二字與文字語言法門，且從這位善知識居住於咒術出名的「達羅毘茶」位於印度南方。而說（入法界品）是在印度南方集出的，所以四十二字也成立於印度南方。

又引法藏部的《四分律》，也傳說這四十二字母。法藏部出於分別說部。法藏部的早期教區，在今孟買以北的 Sopara 及北面的 Konkan 的地方。法藏部的教區在（西）南方，所以說四十二字母，起源於印度南方是極可能的。（註六）

3.阿字的意義

四十二字是字母，字母是依人類的發音而成立的，人類開口成聲，即由喉部發出聲音，喉音的「阿」被認為凡人類開口成聲，必含有「阿」聲，若離喉音的

「阿」聲，則人類即無一切言說的可能。人類的意切語言及一切字母，都是由喉音再經齶、頰、舌、齒、唇等所發出的聲音而有的。所以說，一切語言、一切字母，是以「阿」為根源，是從「阿」所分流出來的，（註七）故說阿字能衍生一切法，因此四十二字以「阿」為第一字，亦由「阿」字所配出。

4. 留存的問題

(1) 關於第二十七字，文獻上有 na 與 jna 之不同記載。漢字音譯為孃、壤、若，即可能依 na 作音譯譯為倪野、枳穰、若那，即可能依 jna 作音譯。《翻譯名義集》對此字譯為「若那或闍那」（《大正藏》五四冊，頁一一三五中）現代學者於當頁底下，作註說明其例字為 jnana，從音譯而言，可以推測可能是依 jna 作音譯，但從其例字 jnana 而言，則無法推測，因為 na 或 jna 都可能以 jnana 為例字。在《華嚴經》方面，其三種譯本對此字皆譯為「壤」、「孃」，《華嚴經》之觀門及圓明字輪之悉曇字是□，由此可以確定，第二十七字在《華嚴經》是 na 這個字。

(2) 為何取這四十二字門，而不取其它字門，目前不得而知。

(3) 關於四十二字的排列關係，至今仍是不詳。補部份學者研究認為，《四分律》卷一一（《大正藏》二二冊，頁六三九）：

字義者，二人共誦，不前不後，阿羅波遮那。

「阿羅波遮那」正是四十二字的前五字，由此推斷四十二字母的次序應該是一定的。但是，具有什麼規則或意義，至今不詳。

三、四十二陀羅尼之字例

由上表的排列，我們找到了四十二字的梵文原音，以及漢譯經論中與原音相似的字，在四十二字原音的確定之後，當即思惟字母與字義的問題。我們知道字母是一切字的根本，許多國家的語言，也都是由字母所衍生出來的。字母與字母相結合而成為語詞，有了語詞的成立，就有種種名稱概念和種種所要表達的義理，如《大智度論》卷四八（《大正藏》二五冊，頁四〇八中）云：

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，因字有語，因語有名，因名有義，菩薩若聞字，因字乃至能了其義。

在引其它經論對四十二字的解說作比較時，我們發現《大智度論》卷四八(《大正藏》二五冊，頁四〇八中)中，對每一個字母的解說下面，似乎有與字母的音相似的字，如：

菩薩若一切語中，聞阿字即時隨義，所謂一切法從初來不生相，阿提秦言初，阿耨波陀秦言不生。

若聞羅字，即隨義知，一切法離垢相，羅闍秦言垢。

若聞波字，即時知一切法入第一義中。波羅木陀秦言第一義。

又於《翻譯名義集》中，發現也有同樣的記載，並在現代人於該頁下面作註解中，發現了梵文的語詞，如：《翻譯名義集》卷五(《大正藏》五四冊，頁一一三二上)云：

阿提(註 adi) 秦言初，阿耨波陀(註 anutpada) 秦言不生。

羅闍大論秦言垢(註 rajas)。

波羅木陀秦言第一義(註 paramartha)。

因此，我們似乎可以循此線索，找出四十二字母所對應的語詞，試依《大智度論》及《翻譯名義集》整理成表。

佛教將般若無相之理趣(註十五)放入四十二字之中的脈絡，這樣的方式就如同我們學英文一樣，在學「a」的字母時，即舉用由 a 開頭的「apple」當字例，字母的「a」並沒有什麼意義，但與 p、p、l、e 這四個字母結合而成 apple 之後，就有了「蘋果」之語詞，有了語詞及名稱概念，也就有蘋果之意義。又如學字母「b」時，即舉由 b 開頭之「book」當字例，字母的「b」並沒有什麼意義，但是與 o、o、k 三個字母結合以後，就成為「book」這個語詞，也就有「book」的名稱概念和義理了。

四十二陀羅尼也是以這樣的方式，來達到總持一切法、一切義的修持功能。如「阿」字，由喉部發音的「阿」字，還沒有什麼意義，什麼意義也不是，羅馬音 a 與 d 和 i 結合為 adi，adi 即是「初」，與 n、u、t、p、a、d、a 這八個字母結合，即成 anutpada，anutpada 即是「不生」。亦即在學「阿」字時，即舉用「初」、「不生」之字例，使誦持者聯想到一切法本無自性、皆是因緣所生這個真理。此一聯想的思惟之目的，是引誦持者獲得完全的智慧，從而「不執著」於一切法，

不受持、把握一切法，從一切法中自我解脫。

唱字母與入般若波羅蜜門之間，潛存著這一層類似橋樑的聯想關係，行者若能熟習每一個字母所舉用之音義與語義，於誦唱字母時，聯想這些單字與佛法有關的義理，那麼將會體證到不可思議之功德。

四、四十二陀羅尼之例字與修持之間的關係

如前所說，字母與入般若門之間，潛存著一層類似橋樑一般的聯想關係。換言之，即字母與字例的關連性，存在著引導行者進入般若波羅蜜門的功能。如由阿聲而有 a (阿) 字，及 adi, anutpada 語與「初」、「不生」之義，由「初不生」之義為門，而聯想諸法生無義。亦即以「初」、「不生」之字義為門，而引行者入般若無相之境界。如《大智度論》卷四八（《大正藏》二五冊，頁四〇七下）云：

何等為字等語等諸字入門，阿字門一切法初不生故。

又如《大智度論》卷四八（《大正藏》二五冊，頁四〇八中）云：

菩薩若一切語中，聞阿字即時隨義，所謂一切法從初來不生相。

此乃再一次的肯定，四十二陀羅尼是以字義為門，又能於一切語中凡聞「阿」聲，即時隨「阿」字之「初」、「不生」義，聯想與佛法有關的義理。

換言之，行者於日常生活中，若聽「阿彌陀佛」、「阿拉」、「阿門」、「阿公」、「阿媽」等，凡是聽到「阿」聲，都可以即時隨著阿字之「初」、「不生」之義，聯想一切法本不生之真理。《華嚴經》卷三一（《大正藏》一〇冊，頁八〇四上）云：

唱阿字時，能入甚深般若波羅蜜門，名以菩薩勝威德力顯示諸法本無生義。

對此一引文《華嚴經行願品疏》卷八（《卍續藏》七冊，頁三五四）釋云：

阿者是無生義，以無生為門，入般若也。若見無生，即見般若，不得無生，方真般若……無生之理，統該萬法，菩薩得此無生，達諸法空斷一切障故。

由此得知，《華嚴經》對四十二陀羅尼之修持給予更深的肯定，使修持此一法門之行者更具信心，並進而說明以無生之理，統該萬法。菩薩若能實證諸法無生之真理，即斷一切障礙，證入法空之境界。

四十二字之字例與修持之義理，皆如同「阿」字所引，茲將整理列表如下：
（見表三）

據上表可知，只有 a 字門在《四十華嚴》的經文中，可以找到「初」、「不生」的字義，看出它與修持法門之間的關係之外，其它則不然。但是，這個困難卻在澄觀的《華嚴經行願品疏》當中得到了解決。因為在《疏》中，對四十二字門所作的解釋，幾乎可以完全找到例字中所用的字義。例如：第二字 ra 囉，其字義是塵垢，《四十華嚴》的經文是：

唱囉字時，能入甚深般若波羅蜜門，名普遍顯示無邊際微細解。

在經文中沒有「塵垢」這二字。但在《疏》中，對經文「無邊際微細解」即解釋為：

無處不解，則無塵沙微細垢矣

由此，可以確定本文所探究之層層聯想的方法，即是四十二陀羅尼的修持方法。亦即藉由唱誦字母的音聲而聯想相同音聲的字例，再以字例聯想與佛法有關的義理。

五、結論

佛教藉四十二字母彰顯般若無相之理趣，以四十二字母，作為修行的法門，引行者悟入般若波羅蜜門之無相境界。般若法門主張「一切是假名施設，但假名不能離開文字」，將原為一切文字的本源的「阿」用以象徵超越文字的「無生」、「無二」、「無相」、「空」。一切文字名句，都不離「阿」字，也就不離「無」、「不」，所以四十二字以「阿」為首，又唯以一個母音「阿」（a）配出四十二字母，以其為基礎可以通曉一切文字，此字門的主旨在於從一切文字通達超越名言的自證。如「茶」是熱義，行者若聞茶聲，就了悟是「不熱」。這樣，一切都趣向於「空」，不離於「如」。（註十六）所以《大智度論》卷八九（《大正藏》二五冊，頁六八五上）云：

善學四十二字已，能善說字法，善說字法已，善說無字法。

一切語音之中，聞到「阿」字音，即時隨著「阿」字之「初不生」之義，而了悟一切法本不生之真理，觀一切法自性空，即能不起分別、不起執著，而得到遠離煩惱的解脫境界。也就是說，藉助字母、字義等假名，而進行思惟活動，進而達到不被任何事物所動的境界。四十二字門即是藉如此的觀念，以入般若波羅

蜜門。

在般若的修學中，「不應住」、「不應念」、「不行相」、「不分別」，是修學的核心。因為有所念、有所住、有所行相、有所分別、就與般若波羅蜜不相應，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一（《大正藏》八冊，頁五四〇上）又云：

眾生無性故，當知念亦無性；眾生離故，念亦離；眾生不可得故，念亦不可得。

一切我、法本性「無所有」、「無性」、「不可得」、「無生」，應作這樣的思惟觀察。如是即能悟入「無生無滅，無二無別…即是無二法」。這就是「無生」與「不二」法門。「無生」、「不二」是「諸法實相」。

以得諸法實相故得解脫；得解脫已，於諸法中無取無捨，乃至涅槃亦無取無捨。

般若就是這樣修學達成的。

對四十二字，本文以層層逼近的方式，將唱誦字母到入般若波羅蜜之間的層層觀想方法解開，亦即將唱誦字母到入般若波羅蜜門，伸展出一條又寬廣又光明的般若大道，也為行者找到入般若波羅蜜的大門（以字義為門），至於門內的風光，是唯證乃知的境界，豈容筆者在此贅言。

【註解】：

註一：《大品般若》、《大智度論》、《光贊般若》、《放光般若》、《大般若》、《六十華嚴》、《八十華嚴》、《四十華嚴》、《華嚴觀門》、《大集經》、《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》、《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》。

註二：見《大正藏》八冊，頁二六中、頁一九五下。

註三：第四、八、一五、一六、二四、二九、三十、三四、三八、四一字，共十個在《華嚴經》中三種譯本，皆以同一漢字作同一梵音知音譯。

註四：本表以（註一）所列之經論，作為音譯之整理。

註五：請參照中村元《インド古代史古代史（上）》（一九六三年，春秋社），頁九二；cf.Sylvain L'evi：Memorial Paris,1937,頁三五五F；或《中國華嚴思

想史》，木村清孝著，李惠英譯，頁二一。

註六：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頁七四六，印順法師著，正聞出版社。

註七：同上。

註八：見《佛光大辭典》，頁四五七一。

註九：見《梵和大辭典》，pha 為無義字。

註十：見《佛光大辭典》，頁四五七一。

註十一：同上。

註十二：同上。

註十三：同上。

註十四：本表依《大智度論》及《翻譯名義集》作整理。

註十五：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頁七四六，印順法師著，正聞出版社。

註十六：同上。

註十七：同上，頁七一六。